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統丁觀重刊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一首

孔文舉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後為

曹操奏誅之下獄弃市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銑曰洪大俾使乂治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

衆官舉禹治之而定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治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善曰尚書曰尚方招引賢能俊異之人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 善曰尚書曰尚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

載羣士嚮晉臻 濟曰世宗武帝廟號統理弘大疇誰咨嗟熙廣

事者故其衆士嚮應而至者也 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述曰世宗畢畢思弘祖業尚書云帝曰疇咨

若特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 陛

下睿 善本作睿 聖纂系承基緒 良曰陛下獻帝也睿亦聖也纂繼

曰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 遭遇厄運勞謙日仄 翰曰厄

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 卓破洛陽遷帝長安也日仄日晚也言勤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

也 善曰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

惟岳 善本作維 降神異人間 善本作降 出 銑曰

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此言山岳降靈間生異人 竊見處士平 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善曰論語云子曰

力角切向曰處士不從官者也淑善亮明英美也卓犖高絕良言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 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

賓曰卓犖諸夏 初涉藝文升堂覩奧 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

觀與言初學則見道藝之深 善曰論語云子曰

誦於日耳所暫 善本作暫 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 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

若有神 良曰稟性淳和與天道合思謀深遠有若神明 弘羊

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 弘羊

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翰曰桑弘羊能

安世嘗從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安世乃聞記後得所亡書校之一

無遺失潛深默聞也言此二人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怪善曰

漢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

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

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也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

若鷲疾惡若讎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言

及聞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善曰國語楚藍尹文豐謂子西

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鷲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操中

正疾惡若鷲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向曰任座魏

也舉行執直史魚衛大夫邦有道邦無道不改高直之節厲高也始

幾也言此一人之直幾不過於衡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

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

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黃曰君賢君

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

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

執鳥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良曰言

朝忠正廉能有可觀矚善曰史記趙簡子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

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蒲涌解疑釋結

臨敵有餘翰曰空塵也涌起解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滿之

善曰空涌貌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銑

屬國典夷狄官詭奇也賈誼屬國之官請設奇計以係單于之頸單

于匈奴號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

行目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

纓牽致勁越向曰漢與南越和親終軍請願受長纓牽羈越

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

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也

冠慷慨前世善本作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

一千四百五十五

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濟曰弱冠二十以上也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

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即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爲比用者也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

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

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良曰天衢雲漢以喻

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才也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揚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金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

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

之穆穆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

紫微中也尸子曰虹霓爲析翳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

輩不可多得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

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寶不可多得言少有也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

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爲容態者主技樂之人所以貪

愛也善曰楚辭曰宮庭震蕩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辭也淮南子曰足蹠陽阿之舞

飛兔驪鳥鳥裹絕

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濟曰飛兔驪鳥皆駿馬名良王良樂伯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

求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驪鳥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良曰區區猶勤勤也善曰李陵

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劾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

子厚重取士則必劾試願令衡以短衣引見而問之材善本無

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翰曰欺詐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

懷詐面欺

### 出師表一首

善曰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 諸葛孔明

銑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

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請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立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也

善注同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

分益州疲敝

善本作罷弊二字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向曰先帝

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然待衛之臣

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

善本作亡字

身於外者蓋追先

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濟曰懈惰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忘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

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遇欲申報於陛下 誠宜開張聖

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良曰恢大也非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

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 郭璞曰微薄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

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

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

善本作理字

不宜偏私使內外

異法也

翰曰姦犯謂姦偽犯科條也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

侍中侍郎郭攸之

費禕於董允等

銑曰郭攸之費禕皆蜀之侍中董允蜀之黃門郎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

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下

愚以為宮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

善本有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落也言宮中之事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缺落

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

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

善本無以字

為督愚

善本有以字

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

得所也

良曰向寵蜀將軍向行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眾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

事必能使士卒和美疆弱得其所宜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

善本作頽字

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桓靈也

翰曰積壞也桓靈漢二帝用閣豎所敗也善曰桓靈後漢二帝也

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

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

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貞正亮明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向曰布衣庶人服也南陽郡名善

曰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

諸侯

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曰

卑鄙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度顧聘我於廬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匡復之義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

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河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略詩曰結

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復受

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

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

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

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良曰寄委託也大事謂社稷也善

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

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

節繼之以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

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翰曰受命謂顧

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

生草木也時南中諸郡皆叛亮親率衆渡瀘征之諸郡悉平善曰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

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

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境墉不生今南方已定甲兵

作兵已足當帥將善本作三軍北定中原銑曰諸侯三軍

甲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良曰竭盡也駑鈍馬亮自

也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興復漢室還于舊邦此臣

之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

室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也相則謀存至於斟酌損

社稷將則開拓境土而亮兼之故云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



善本作規字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善本無之字答以彰善本作

其慢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堪此任也託委也效功也委我與功如無功則惟我之罪以告先帝若攸

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彰其慢使眾知之善曰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

陛下亦宜自謀善本作課字以咨諏俱足善道察納雅言

深追先帝濟曰謀事曰咨咨事曰諏察視也言當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

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臣不勝

受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受

懷今當遠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 求自試表一首

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

疏求自試

### 曹子建

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以已為君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銑

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善曰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

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

無用之臣向曰榮親謂爵祿名譽與國謂服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

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

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以能

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

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故君無虛授臣無虛

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殮所

由作也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

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殮素者質也人

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

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翰曰二虢虢仲虢叔王

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

亦以有平殷之功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

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

進廉節者起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

魯公又曰周武王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

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潤德教可謂厚幸

矣

銑曰三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升平太平也潛隱也言已無功

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矣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

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也史記太而竊位善本

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而竊位善本

竊二字東蕃爵在上列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鄂

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向曰輕

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蕃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煖謂衣

服鮮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

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

曰雍人調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

致也向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者祿厚退念古之

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

善本本作民字濟曰言古之受爵祿者皆今臣無德可述無

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

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善本朱紱濟曰挂懸也詩云

翼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而

服衮衣紱冕恐懸此譏是以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王而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良

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良

方今魏朝也統理晏安也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善顧

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

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

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

和也翰曰敵國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胃謀臣不暇安枕席混大

也大和則大同也善曰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

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太和故啟滅有扈戶而

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故啟滅有扈戶而

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啟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

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

叛誅亂而功德著明善曰尚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

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

公相滅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

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

繼成康之隆向曰言武帝文帝功成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

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統惣覽也毛

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澧泉涌簡賢

善本作

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

牙者可謂當矣濟曰方叔邵武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

蕃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善曰爾雅

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泣止其車三千又曰然而高鳥未挂

江漢之澌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挂

於輕繳洲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

盡也良曰高鳥喻蜀也洲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鈎鈞也射鈞未息

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善曰高鳥洲魚

喻吳蜀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

二主也

於君父

善本有也字翰曰耿弁光武臣也俟待也弁為張步所

待上來弁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

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至也善曰東觀漢記曰耿弁討張

步陳俊謂弁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旦到臣

子當擊牛驪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旦及

昏大破之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

君也

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

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劔而死雍門雋齊烈士也

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雋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

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車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

死乎遂伏劔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刎割也慢主謂轂鳴陵君

謂越兵善曰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主曰鼓鐸之聲

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

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

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

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

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

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

葬雍門子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

以上卿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

子曰禹興利除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

害為萬民種也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

占其王羈致北闕

濟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

善曰賈誼終軍已見上文爾此二臣者

善本無豈好為夸主

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而曜

善本無或鬱鬱結欲逞其

善本無才力輸能於明君也

善本無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

善本無誠於君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以家為翰曰霍去病漢將也治脩也夫善本夫下有固字憂國忘

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銑曰捐棄軀身善曰趙今

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善本

字以二方未剋為念銑曰寢卧遑暇也二方吳蜀未剋言

者有聞矣向曰先帝謂武帝也武臣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

也善曰左氏傳子朝曰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

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

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

校之隊濟曰效致也毛髮喻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世之詔

司馬統偏舟善本作之任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

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善

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翰曰危險

必效須臾之捷以

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

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校偏師也謙不敢當大將善曰

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

於街亭司馬虎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也若東屬大

偏舟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必乘危蹈善本作

路驪馬也擒執也馘斷耳也虜獲也殲盡雄大醜惡也善曰禮記

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馘所

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

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銑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

以尅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為朝廷所榮雖身遭吳蜀所分

斬亦猶生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

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如微才弗

善本作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

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

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畏人而已無餘志也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時亦何異為牢圈以養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

曰凡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

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刃女六切濟曰流傳訶縮也東軍為陸議所敗故云此也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

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 輟食弃

餐奮袂攘衽撫劔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良曰

也奮袂舉袖也攘衽褰襟也撫按也按劔東顧馳吳會思報怨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衽也 臣昔從

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

玄塞輪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善曰七發曰凌赤岸箠扶桑山謙之南

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九更迂猛伏

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善本作故兵

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

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問也變謂事異者也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也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善本作國家之難向

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徇言觀史書見古忠義之士皆持不久之命以徇國家之急也 善曰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

之急也 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績善本作垂於

竹帛未嘗不撫善本作心而歎息也濟曰屠裂謂剗斬也景大也古無紙

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為敵國剗斬而功勳銘於大鍾名記史典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 善曰國語晉悼公曰昔克

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干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景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

後子孫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

用秦魯以成其功良曰秦將孟明氏為晉所敗左右曰敗軍請斂之秦伯曰是孤罪也復使為政卒敗

晉也魯將曹沫與齊戰三敗魯懼割遂邑之地以和後齊相與魯會于柯桓公登壇沫執匕首劫桓公公曰子將何欲沫曰大國侵魯亦

已甚矣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侵魯之地 善曰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

兵於穀冀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穀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

魯將與齊戰三敗三比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

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墜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

所亡盡復 絕纓盜馬之臣赦而善本無楚趙以濟其

于魯矣 難翰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其

難纓以告王曰飲人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與

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徧飲

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鬪遂大剗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植時遭譖貶為

侯故有是引也 善曰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挽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

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懼也羣臣纓皆絕盡權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

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

飲而去之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

遂大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早崩威王奔世**善本作代字銑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成威王章也去世謂死也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

**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各立滅**向曰朝露喻不可久也壑垣言恐已不久而死填於

溝壑無功勳而名易滅也 **臣聞驥驥長鳴伯樂昭其能**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

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 **良曰盧黑**

坂適遇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也 **意使僕為君長鳴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驥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轆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已也

今僕危厄日久居獨無 **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也謂黑狗也齊人韓國相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知其善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

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大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 **是以效之齊秦**善本

楚字 **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

**噬之用**翰曰效致逞見也狡兔東郭之兔捷疾噬咬也言狡兔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之 **夫驥一日**

而千里也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

**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銑曰惟思也於邑猶

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大馬之功自思無知已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 **夫**

**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

**也**向曰博棊也企竦躡立貌拊擊節者識棊之道知樂之音明已識兵家之要行也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也說文曰拊拊也 **以寤主立功**濟曰趙平原君選客將求救於楚毛遂請備負而行平原曰夫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囊其末立見

企舉踵也竦猶立

也說文曰拊拊也



遂曰使遂早處囊中當穎脫而出非將未見而已因與行至楚盟約卒由遂成也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前讚於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食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云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良曰巍巍盛貌衒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善曰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

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銑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憂愁患害也善曰呂氏春秋

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離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箕

以塵霧善本作露字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

日月向曰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日月喻國也願效未能增其國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

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是以敢冒其醜

而獻其忠知必善本作必知字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

廢言濟曰冒覆也醜謂自媒衒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一首

銑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

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

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

不容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故孔子曰大

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翰曰大哉歎美之

論語夫天德善本有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

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善本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

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善曰孔安國曰能明駿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天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

和章及周善本有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向曰化謂和睦親族之化寡妻嫡

至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

政治於家邦也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濟曰雍和

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善曰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

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

戚以為王室之藩屏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傳曰周

之宗盟異姓為後翰曰周之為盟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

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

銑曰骨肉謂兄弟也爽差也言雖有差舛不至離隔也善曰漢書

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如淳曰祭或為

散爾雅曰親親之義是在敦固向曰親親骨肉之義是在厚

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濟曰言

後君主仁者不棄親戚未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善伏惟陛

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

房恩昭九族善本作親字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

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

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群

臣百寮番休遞上翰曰察官遞迭也言眾臣百官宿衛當番

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善曰列子曰巨鰲

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

治人推惠施恩者矣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政事

室謂賀喜曰慶問哀曰弔恕已謂以已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

於親也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

善曰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絕其端緒禁固謂不許朝拜也

脩人事敘人倫向曰氣類僚友也倫道也近且婚

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濟曰媾媾

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錄處皆如路人也閼亦隔

也胡在北越在南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

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膾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制永

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

之矣

良曰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闈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

神明知我心也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闈也

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濟曰言此實天子為之善曰毛詩國風文退惟善

作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貌具爾謂其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四

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以敘骨肉之

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向曰怡怡兄弟和樂兒篤厚也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

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於百司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如此

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良曰

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親九族風雅謂鹿鳴棠棣之詩也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

善曰錐刀之用已見上文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

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拔謂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已之材用不在朝士之後也

若得辭遠游戴武弁銑曰辭辭國遠游謂出征也武弁武

者王侯所服傅子解朱組佩青紱向曰組紱皆綬也言解諸

善曰朱組綬已見上注漢書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濟曰駙

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駙馬奉車趣得一號馬謂都

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勲號也善曰漢

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之近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良曰珥插也插筆謂侍中職善曰

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出

從華蓋入侍輦轂良曰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

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論承答聖問拾遺左右良曰答謂應答君命拾遺謂拾

其遺闕於君之左右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願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金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

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

棠棣匪他之誠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

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友生之義

終懷慕我罔極之哀銑曰伐木詩篇名宴朋友故舊也詩曰蓼蓼者莪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

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

拊心臨觴而歎息也翰曰僕隸下土言所對非賢難可與陳說申展故拊心歎息也善曰漢

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

可為累歎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歎又每聞幼妙之聲不知涕

泣之橫集臣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言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爾濟曰大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知

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

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今我懇誠過

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爾善曰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

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

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

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若葵

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善本有迴光然善本有向之者誠也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

之明者寔是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

禍先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舍子曰

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今之

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善本有何也二字銑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

陳表也善曰廣雅曰否竊不願於聖世善本作使有不

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善本無有不蒙施之物六字必有慘毒

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向

慘毒猶憂怨也施惠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濟曰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只辭也又谷風詩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

善曰毛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

君不為堯舜良曰伊尹殷賢目也自云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善曰尚書曰昔先正

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

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善本有也能盡忠以事於堯

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

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銑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舜

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時和之美雍和也緝熙也光明也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

文王之典章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也

是臣悽悽婁之誠竊所獨守寔

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向曰悽悽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

也敢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善曰尚書曰悽悽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

轉善曰尚書曰異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濟曰自上下聽曰垂聽善曰尚書

曰天聰明神聽已見上文

千二百全季

十一

又

讓開府表一首

羊叔子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屬文為中書郎及晉受魏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以此表讓不受讓推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以此表讓不受讓推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

善本有出字

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

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

地

翰曰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爵尊祿厚也善曰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

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

常以智力不可彊

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

銑曰言智少力弱雖

被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故以榮為憂善曰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臣

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

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

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向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言因外戚運會

而蒙尊寵非有才德也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

誠

善本作誠字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

景帝為弘訓太后

誠

善本作誠字

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

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

濟曰猥頓也超然越過之

也非次謂不依班次善曰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

臣有何功可以堪

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

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之

善本無

敝

善本作弊

廬豈可得

哉良曰誤謂誤累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

傾覆我社稷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

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翰曰忤逆也曲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善曰左氏傳

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大臣之節不可則止

向曰大目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善曰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輕小善本作小人字敢

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

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濟曰緣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

謂服晉化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也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也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

憂者側席而坐也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

勝且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善本有於字版

築之下有隱才善本有於字屠鈞之間良曰版築傳說也屠鈞太公也言或有如

此之人遺才德於卑賤之役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傳巖之野孟子曰傳說舉於板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

築杵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而善本有朝議用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而善本有朝議用

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

翰曰雖朝議用我以為得人而我處之不愧儻有如賢者遺才德於卑賤其失豈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爲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且臣忝竊雖

不以爲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

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銑曰兼文武謂爲將軍兼儀同也儀同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善曰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



朝向曰秉執亮明也 善曰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 光祿大

夫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藉為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 光

祿大夫李膺莅政弘簡在公正色 良曰正色不阿諂

事華髮以禮始終翰曰服事謂衣冠以事君也華髮白髮也 皆伏善本作

之家翰曰內謂相外謂將 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

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

苟進之志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塞滿也言已

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為進也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

不足塞厚望日月喻君已見上文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今道路未清善本一

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向曰盜賊通行

止前恩謂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 善曰王 不爾留連必

於外慮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

察匹夫之志不可帝奪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外恐

聖情冒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 良曰觸

亦不可奪 善曰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 陳情表一首

李令伯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捷為武陽人父

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帝徵為太子洗 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

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遷漢中太守也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密密上疏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温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銑曰險釁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善曰

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善曰生孩六月慈父見背銑曰背死也善曰

孟子曰孩提之童趙歧曰知孩笑可善曰行年四歲舅奪母志銑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善曰莊子田開之曰單豹祖

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善曰祖

母劉愍臣孤弱躬親善曰撫養銑曰愍痛也撫矜憐也善曰毛詩曰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善曰臣少善曰多疾病九歲不行善曰

零丁孤苦至于成立銑曰零丁危弱自成立謂二十成人也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

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善曰既無叔伯終鮮兄善曰

弟善曰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善曰向曰衰微祚福也

曰祚外無基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善曰向曰

謂大功小功之親疆盛也僮僕也善曰榮榮子立善曰榮獨泣字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善曰而劉夙嬰疾

形影相弔濟曰榮單也弔問也善曰曹植而劉夙嬰疾

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

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

臣秀才以臣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

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

良曰聖朝謂晉朝也達榮並刺史字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

猥頓也微賤自謙也隕落也言自斷落其首不能報此恩

善曰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

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廣雅曰猥頓也漢書

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

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

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

亂請身盟遂自刎

宮門以明孟嘗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

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

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

善本無劉病日篤欲苟

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音具翰

洗馬時以有表辭逋緩慢倨也篤病甚也許謂許於州司也進謂欲

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悽惶也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

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也

在故老猶蒙矜育

善曰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

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

銑曰偽朝謂蜀朝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本謀為官職非

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為晉滅故云此過

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

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向曰拔擢謂郎中洗馬也優饒渥原也盤桓不進兒有所希冀言但為侍

養非敢望高官也日迫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

詩曰既優既渥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

隕何恐日薄於西山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濟曰危易落淺易按慮謀也言

朝不謀至夕之生也

善曰左氏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良曰餘年殘年也善曰毛

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

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區猶勤

養而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

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有劉之日短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鳥

曰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臣之辛苦非徒善本作

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

所共鑒銑曰二州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榮遠也言非但人知

士實聞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

卒餘年向曰庶冀保安卒終也冀祖母蒙僥倖之恩安終殘年

臣生當隨音死當結草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

困又曰殺以殉願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願見老人結草

以抗杜回回躡為願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子妾父也報君不殺

之心善曰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

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願必嫁是疾病曰

必為殉願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

結草以元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

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一首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

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

陸士衡良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

陪臣陸機言銑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

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

張含賈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善曰凡王封拜謂之

板宮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祗竦不知所裁

翰曰含太守下丞賈持也板冊文假言假借不

久也祗竦敬懼自制裁也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

銑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善曰漢書荆通說韓信曰

敵國破謀臣亡也

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

秀

銑曰先臣謂父祖也宣用效勤也言非有功於國耿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

善曰尚書舜曰予欲

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皇澤廣

被惠濟無遠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

擢自羣萃累

蒙榮進

向曰萃聚也言拔於群聚之中善曰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

入朝九載

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向曰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楊駿祭

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太熙末太傅楊駿

機為祭酒駿誅微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又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秘書郎堂中外

三閣經書

服冕乘軒仰齒貴游

濟曰冕冠也軒車也齒列也貴游謂公子同游

也善曰左傳曰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社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振景拔迹顧邈同列

濟曰言振其光景拔迹越衆迴顧自省遠於同列善曰日璿漢書

注曰邈

施重山岳義足灰沒

濟曰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為灰沒以報恩德善曰

葛龍漢州碑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

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良曰遭國顛沛謂趙

王倫篡位遷帝金墉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盪謂蒙寬宥有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善曰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也

而橫為故齊王罔

九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

作禪文

翰曰枉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治趙王倫篡位罔舉兵討倫臨陳斬之

禪文倫受 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

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銑曰幽隱執繫也囹圄獄名誅始謂先合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欺

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天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得申說善曰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

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

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向曰言此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計

陰蒙避迴崎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爰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羅顧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

嶇自列濟曰陰蒙避迴詐發妹喪不預倫事崎嶇傾側也自字

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

可推校濟曰片言隻字皆不關趙王倫事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

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最爾之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

生尚不足矣良曰翻反甚取爾小貞善曰左傳子產曰諺云最爾之國杜預曰最 smallest 貌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尚書傳曰吝惜也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良曰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柱橫實可悲痛也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罪也善曰天威已見上文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然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謹爾便言惟

莫大之釁日經聖聽收語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若夫論曰且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之天也天子聽察也善曰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臨難忼善本作慨而不能不恨恨善本作恨者唯此

而已銑曰肝血謂赤心誠實也忼慨失志也恨恨悲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也重蒙陛下愷悌

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向曰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干下也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徒

紫退就散輩濟曰散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子孟嘗君道中楊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局天

踏精地若無所容良曰震悼驚也跼曲也踏累足行也思前得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於天地若無所容也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中謝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

瘁翰曰日月喻君也播布朽腐瘁病也善曰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

削丹書得夷平民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也善曰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眾口百之

始望尚未至是銑曰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枉也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猥辱大命顯授符虎向曰猥頓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內史也善曰漢書文紀曰初與郤守為

與翔鴻撫翼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已也翔鴻喻朝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雖安國免徒

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濟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恩敞使治之敞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善曰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

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濟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恩敞使治之敞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善曰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恩敞使治之敞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善曰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為庶人數月  
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軍上書  
天子引敞見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方臣所荷未  
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

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良曰垢濁也吝恨

此汚濁豈能辱竊此位也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非臣毀宗

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斬哽結拘守常憲

當便道之官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雜半也

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

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

表以聞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闕也視天

曰天衢輦轂已見上文國語  
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一首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

所點竄封印既畢對

劉越石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

為天子是為元帝琨作此表無所點

建興五年善曰晉書曰建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

事領護善本有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

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

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禪頓首死罪

上尚善本無書臣琨臣禪頓首死罪臣

尚字



聞天生蒸民善本作人字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

牧黎元向曰蒸衆樹立對配越揚司主牧養也言衆人須立君長配揚天地以主養之善曰左傳邾文公曰天生人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眎之義授

圖子聖帝明王鑒其若此善曰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

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濟曰饗獻也天地神明依人而行故聖人屈身

以奉祭祀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乏祀苟悅中監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

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

已而臨蒞天下也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

宗哲纂其祀濟曰難屯難也替廢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親戚蕃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也所

以引振遐風式固萬代善本作世字良曰引大式用靡無由從也言使宗子繼者將以大振

遠風堅固萬代善曰牽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三五以降靡不由

之臣珉臣殫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

皇帝肇基景命良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其繼絕之道也肇始景大也善曰史記楚

子西曰孔立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

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

三葉重光四聖繼軌翰曰三葉謂宣景文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光四聖謂武帝惠敏懷也

軌迹也善曰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不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重宣光業廣雅

曰軌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銑曰侔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

之善曰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鄴卜世三十七年七百自元康已善本作來禍難

善本作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向曰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禍謂

趙王倫作亂氛惡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等昏亂宸極失御登

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濟曰宸極喻君也失御謂失御人之道天子崩曰登

遐醜惡裔遠也謂懷帝死賊廷也旒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

似之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

喻帝位谷宿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

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

西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良曰賴蒙也先后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洛陽破後秦王即位

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

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

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

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翰曰誕大也言大授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六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

王質言太子有王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豕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

望銖曰豕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衆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善曰尚書曰豕宰掌邦

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不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俟我后后來其蘇

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善

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虐害也天邑長安也善曰

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

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

大羊為群尚書曰肆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予敢求爾天邑商年十一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廷良曰仍因也言

諸長安還因知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囚劫脅也虜廷謂蒙塵

平陽也善曰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

塵于平陽傳暢諸公潛白葛蕃傳神器流離再辱荒逆

神噐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閔帝又沒也荒逆謂

劉曜也善曰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為者敗

之華昭曰神噐天子重符服御之物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

極古今未有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苟在食土之毛

含血善本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向曰毛

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已善曰左傳芋

伊無字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

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況臣等荷寵三世位

厠鼎司濟曰琅家三代俱事晉為著職鼎司三公也謂琅為司

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承問震惶善本精

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龍龔幹事遂陟鼎司承問震惶善本精

爽飛越良曰遑恐爽亡也承問謂聞破亡之事也飛越猶飛揚

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實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

隕且悲且惋五情無主翰曰悲謂主之亡惋謂憐賊之亂

越龍失其魂魄善本作與善本哀朔垂上下泣血銑曰朔垂謂并

五情無主善本與善本哀朔垂上下泣血銑曰朔垂謂并

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臣琅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向曰否塞泰通言物不可

亡亦當通濟也善曰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

晝夜孫卿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

否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濟曰言歷數未改晉當復歸善

雖衰天命未改書曰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

聖明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

善本無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良曰初

是以字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良曰初

無知作亂殺襄公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後雍廩殺無知莒人  
奉小白歸國是為桓公彊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  
襄楚莊公也 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  
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 善本有 王

諸侯之盟 善本無之盟二字良曰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諸  
諸侯之盟多難謂遭小白之難躬憂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桓  
公也啓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 善曰左傳曰初晉獻公以  
驪姬為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皆知之重耳  
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  
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 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

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  
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翰曰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  
道德通神明舉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百  
姓也 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秦更民名曰黔首陛下謂

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 應命世  
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善本有

之期紹千載之運 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元  
四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命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  
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思而不可得見也 夫

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  
自京畿殞 善本作 喪九服崩離 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

九服侯甸采衛蠻夷鎮蕃服也殞喪墜失也崩離壞散也 善曰東  
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曰  
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  
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也

天下踴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  
離犬戎蔑以過之 濟曰踴然憂傷兒夏太康出畋為羿所逐  
夷羿氏也姬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遘遇  
離羅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過於晉也蔑無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  
曰海內踴然喪其樂生之心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

善本有

善本有

善本有

善本有

善本有

善本有

善本有

善本有

善本有

善本有

善本有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收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救幽王麗山之下

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

以德伐叛以刑良曰元帝本恭王長子居琅邪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

有舊吳奄布也柔安也言服用刑德以安蕃服叛亂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

毛詩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明威以懾善本作攝字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翰曰抗舉

類謂異國也大順謂順天人也善曰尚書曰我有周祐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翰曰純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

尚書曰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百揆時序於上四門訓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

穆穆於下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克言度百事有次序於上使四方和悅於下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向曰少康夏后相之父為寒浞所殺少康逃出後卒滅澆復禹之功夏訓夏書也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

善曰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牧夏衆使女艾諫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斗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濟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

詩人詠之善曰毛詩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

況茂勳格于皇天

清輝光于四海良曰勳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

善曰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蒼生顛然莫不欣戴濟曰顛然仰也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

銑曰聲譽人不忍欣戴武王

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銑曰聲譽人不忍欣戴武王

彼者皆願曰於君也善曰尚書曰朔南暨且宣皇之胤唯

有陛下向曰元帝宣帝之曾孫善曰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濟曰攸所也言萬姓歸附無二心也

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良曰祚福也祀祭祀善曰法言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

異望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

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

德銑曰徽美猷道也言人皆吟詠其美道聖德善曰孟子曰堯

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

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詩曰君子有徽猷蒼賔戲曰甫納乎聖德矣

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向曰裔遠允信也言天

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濟曰一角獸謂麒麟

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

而辭者動以萬計良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荒謂要服

是以臣等考天地之心因

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

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願狹小之行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

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

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善曰書曰允恭克讓上以慰

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善本作溥字天傾首之望

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天下傾首之望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霍義曰

能抗扞國難也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

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向曰莢者揚之秀萬人得君猶枯木朽骨其枝葉肌肉也

神謂宗廟也獲得也善曰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揚之秀稊與莢通左傳遠子馮曰所謂生死而肉骨尚書曰帝曰夙命汝典樂

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臣珉臣禪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

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濟曰曠也浹及辰時也自甲及癸為一時善曰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

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綠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侍陋不修方今踵

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濟曰鍾當也季末也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與厄相會也善

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賈誼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

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善

作人波蕩血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良曰狡寇謂劉聰劉

曜也窺窬欲伺候齊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候我國家瑕隙而

平人動散無所託伺可闕而不矜恤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

上下無覲覲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窺與覲同杜預左傳注曰狡

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覲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謂間

字

謂劉聰劉

字

際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

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

若百姓何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退宗廟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

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

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銑曰晉與秦戰秦獲晉侯以歸

郤克呂甥謀立孺子諸侯聞之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駭驚也圍孺子名闔合輯和也善曰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呂甥曰將若君何眾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

前事之不忘後世

代之元龜也向曰元大也大龜可卜知吉凶但能不忘前晉侯之事亦可為今之大龜善曰戰國策張孟談謂

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陛下明並日月

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曾懷濟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

臆不假臣等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嚮時之士也

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良曰遲久也開

泰為泰平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翰曰乃誠

勸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善曰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

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

南望罔極銑曰盛禮冊尊號之禮謹上臣珉謹遣善

有兼善本有左長史右司馬善本有温嶠善曰王隱晉書曰温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

主簿臣薛善本作問訓善曰臧榮

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請江南也

馬五年琨使請江南也

主簿臣薛善本作問訓善曰臧榮

馬五年琨使請江南也



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為幽州刺史臣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

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劭字

茂世比平人為清河太守輕車將軍事善本無事字關內侯臣郭穆善曰

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七



